

老子

1 老子姓李名耳，楚之苦县人，早年任周吏，管理藏书。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对其异常倾佩，以为人中
2 龙凤。后老子云游四方，遍观人间疾苦，悟得大道，遂西出函谷，行将飞升。关令尹喜恐老子隐后，大道
3 不传，强留其著书。老子遂作《道德经》五千言遗之，而后一路西行。途径戎狄之国，见其民堕于外道邪
4 法，甚悲悯之。遂举大神通，欲化之以正法大道。又恐夷民粗鄙愚笨，难解大道。遂作浮屠之法传之。有
5 戎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得老子牙慧，竟成佛陀，显赫至今。而老子深藏功名，拂衣而去，羽化飞升。
6 今人所供奉之太上老君，即是老子。

7 以上所述老子生平出自民间传说，基本属于虚构，但“深藏功名，拂衣而去”，却非妄言。老子系中国
8 文化一甚大人物。据说世界各类图书的销量榜单上，《道德经》排进前三，且各种乱七八糟的译本层出不
9 穷。汉代道教兴起后，老子更是坐上了全宇宙第一把交椅。然此等显赫人物，竟神龙见首不见尾。其身世、
10 时代皆成问题，就连姓名亦存疑窦。老子其书其人，真伪先后之辩，积讼已久。历代学者群言兹繁，鲜有
11 一较为确定之结论。写出这般作品却不署名，可见其不为名利所绊，真真天下第一等潇洒人物。不信，试
12 观今日，哪位敢写篇东西不注明作者、声明版权所有？连我这种没受过教育的货色写篇小论文，尚且要写
13 清楚作者是谁，甚至还要注明所属单位，免得和别人重名。想想老子，看看自己，真愧煞人也。

14 1 道

15 万物流变不息，皆不能久常。《道德经·二十三章》谓：

16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17 换言之，凡属于客观物质世界者，皆处于一不断变化之状态。而万物变化所依循之规律，系一超出物
18 质世界之存在，故可久可常。此种规律，老子名之曰“道”。《道德经·二十五章》谓：

19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
20 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
21 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2 道为超越物质世界之久常存在，为万物运行之永恒规律，遍于万物而无终止，故曰“独立而不改，周
23 行而不殆”。物质世界依照道来运行，道对物质世界起范铸作用，故曰“道法自然”。

24 道系万物之总原理，故不可言说。《道德经·一章》谓：

25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6 盖可以语言描述之规律，势必有其作用范围。可言说之原理，其作用范围必为某类事物。而道之作用
27 范围为一事物。故无法对道作正面诠释，言其是什么；而只能作否定性断语，即道不是什么。故曰“道
28 可道，非常道”。盖凡命名，系由一组条件限定范围，遂有“此”和“非此”之区分。而道之运行遍在于
29 万物，无从为之限定范围，无从寻其反面，故不可正面定义。故曰“名可名，非常名”。

30 道之内容为反。《道德经·四十章》云：

31 反着道之动。

32 每一事物或性质均有其反面。事物发展至于某一极端，则必然向另一相反极端逐渐转变，此即所谓
33 “反”。“动”指运行。故“反”为道之运行表现，为道范铸万物之效用。

34 2 无为

35 万物悉在变逝之中，皆无实性，故皆为不可凭依者。由此老子主张无为，即自觉心不陷溺于任何外在
36 事物。事物均在“反”中，故不可执，执则必为陷溺。心合于道，观万物于反中变逝，而不溺于物，此即
37 无为之境界。换言之，自觉心不依靠任何客观事物，方能超越万物，达到道之境界，遂观万殊事物之永恒
38 理序。《道德经·十六章》云：

39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
40 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41 自觉心脱离乃至超越客观事物，达到无为之境界，得知大道之本质，朗照万物之根本。此说类似佛
42 家舍离之说。通晓“道”之自觉心，已然超越万物，独立于物质世界，即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43 则人之自觉脱离物质世界乃一自然结论。佛学初入中国，假称老子化胡为佛，便基于此。

44 然而佛陀与老子终属殊途。佛教判物质世界为虚妄迷幻。自觉心超越万物，遂破此虚妄。老子则无否
45 定物质世界之倾向。依照老子，自觉心既升入超越境界，朗照万物，遂可由中生对客观物质世界之支配
46 力，即是“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载：

47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
48 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49 换言之，佛陀欲以自觉心之超越性脱离物质世界之束缚，而老子欲以此支配物质世界。后世道教致力
50 于采药炼丹、钻研方术、探究医理，追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遂由此兴。

51 3 守柔

52 无为之终极目的在于观道。道乃物质运行之总规律，其内容曰反。既知道而明反，则可获得对物质世
53 界之支配力量。此种力量，即为“守柔”。

54 柔能胜强，故守柔方为真正强大。《道德经·七十六章》谓：

55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
56 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57 柔弱之支配力，其依据在于反。万物依道运行，时时皆反。一切存在皆处于自身否定之过程中。事物
58 发展至极点，不可避免要变为其反面。故人若自恃勇力，无论其力量如何强大，其运用结果必然是走向衰
59 弱。而自守柔弱，即预先居于强大之反面，自然逐渐强大而不至于衰竭。一言以蔽之，人若欲如何，必先
60 居于此如何之反面，南辕正所以取道北辙，欲强大则需守柔弱，欲擒之则需先纵之。《道德经·三十六章》
61 载：

62 将欲歛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必故与之。是谓微明。
63 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於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64 守柔之至人，不陷于任何事物而能支配一切事物，于物质世界有不竭之支配力量。老子常以婴儿比喻
65 此等至人。盖有大智慧之人，依照物极必反之原理，往往看似愚笨，如婴儿般无知。此即所谓大智若愚。

66 至此，老子之学已近乎兵法韬略，似乎以获得无穷支配力量为纲。然而欲获得支配万物之力量，自觉
67 心需达到一超越境界，即知反明道。欲达此等境界，自觉心必须不溺于任何事物。既然不以一切事物为意，
68 此等支配事物之力量自为无用。换言之，一旦欲以无为守柔之力量支配事物，自觉心遂陷入其中，则不能
69 明道，亦不能有支配力量。

70 4 自我境界

71 支配万物力量之发用与获得此力量相矛盾，则自觉心实际上不能于物质世界有任何作为。如此，面对
72 万千世界，自觉心究竟应采取何种态度？倘判世界为虚妄，则自觉心应求破此迷幻。此为佛陀之学。反之，
73 则自觉心只能观赏事物之自然运行，不能作出任何干涉。此实为肯定人之生命感，肯定人之感性，为一艺
74 术之境界，美学之境界。

75 对此自我境界问题，老子几乎没有正面回答。然《道德经》无言世界为虚妄之语，似支持观赏世界之
76 态度，肯定人之生命感性。老子常以婴儿比喻此等至人，盛赞其生命力，与此相合。《道德经·五十五章》
77 载：

78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固作，精
79 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
80 不道早已。

81 老子论及自我境界问题，所否定者多，亦可佐证其观赏世界之态度。

82 首先，老子否定人之物质欲求。《道德经·十二章》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
83 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84 此章否定形躯欲求之满足，谓之为有害无益。盖形躯亦为万物之一，故亦循道而行。倘为求养生而满
85 足欲望，追求“五色”“五音”“五味”，只会得到相反之结果，反而害生。故圣人养生，只满足生活之基
86 本需求而不溺于物质欲求。

其次，老子否定德性，与孔孟相左。《道德经·十八章》谓：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三十八章》更是抨击仁义礼智诸德：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德、仁、义皆为失道后逐步堕落之产物，而礼更是堕落之极致。由此，老子对德性之否定已甚明显矣。

再次，老子否定认知，视知识、技术、文化为堕落。《道德经·五十七章》云：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引文不仅否定自然科学和技术，连社会文化、制度一并否定。《道德经·六十五章》又载：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此节否定“智”，直言其为国贼。可见，老子对认知活动亦持否定态度。

至此，形躯、德性、认知皆被否定。老子亦不判物质世界为恶。则自觉心于世界，仅能持观赏态度，一任其自然流动。

5 政治理论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社会动荡。如何重建社会秩序为甚重要之课题，诸子于此多有论述。老子之政治理论，基于物极必反之原理。欲使国家得治而精心设计各种制度、构建官僚体系、编撰律法政令。如此钻营，终将产生与原目的相反之结果。换言之，国家之混乱，其根源在于政治秩序，在于社会、文化之发展。唯有尽数破之，方能使国家承平。《道德经·八十章》曰：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此一蓝图，绝非开历史的倒车，退回原始社会。“什伯之器”、“舟舆”、“甲兵”皆有而不用，况又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此非原始社会之野蛮状况，而为看似野蛮之文明境界。以物极必反之原理，此为“大文明若野蛮”也，是社会发展至终极，遂抛弃无价值之体制、文化，使人民淳朴豁达、安居乐业之最高境界。